



我见 尤甜

W O J I A N

Y O U T I A N

哑树

·
著



陈焜
曾经也是被她厚脸皮倒追过的
击剑神话

●
现在
对方高冷翻身
他却成了那个穷追不舍的人

花火人气作者 哑树
甜蜜力作

你是世界上
所有甜的总和

| “你要不要和我结婚？”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我见! 尤甜:

哑树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见尤甜 / 哑树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2655-0

I. ①我… II. ①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7065 号

书 名	我见尤甜
作 者	哑 树
出版 统 筹	汪修荣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朵 爷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肖云梦
封面 设 计	丹青客
责任 监 制	刘 巍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34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655-0
定 价	3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春风再美
也不及你的笑



CONTENTS

目录

001 你离开之后，从此没人和我说话— 001

002 我的凡·高先生— 012

003 见山是山，见你喜你— 038

004 你是雾我是酒馆— 071

005 春风再美也不及你的笑— 114

006 风花雪月不等人，要献便献吻— 147



掌声响起来，
我的爱与你同在

CONTENTS

目录

- 007 没有人在热河路谈恋爱——187
- 008 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221
- 009 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241
- 010 掌声响起来，我的爱与你同在——266
- 后记 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280



001

你离开之后，
从此没人
和我说话



十二月，霜降。枫城呈大面积的银白色，街边的草木上结了一层晶莹剔透的霜花，零星的枯黄树叶在冷空气中摇摇欲坠。冷风呼呼地吹，刮在脸上生疼，路人低头裹紧衣领匆匆逃离街边。

C大体育馆内却恰恰相反，一片热腾，时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和口哨声。体育馆内约五百平方米，即使是白天，室内也亮起了明亮的白炽灯。场馆中央摆着几盆绿色的佛手，上面沾着凉沁沁的水珠，映着台下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兴许是头次碰上这样大型的竞技比赛，每每看到关键处，底下的观众都忍不住大声欢呼。

中场休息的时候，一群运动员围在一个男人身边，耐心听他指导。那男人简单明了地说了句：“佩剑讲究快和稳，你们在反攻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身体的平衡。”

这时，裁判一声口哨令下，运动员重新上场。相较于前半场的劲头，他们在后半场比赛明显是求稳。以点数数量为准，五分钟后，中方代表的击剑队在这次中西击剑联赛中拔得头筹。

一时间，台下的掌声和欢呼声响亮得快要掀翻屋顶，其中以女生更甚。

虽说这是一场中国与西班牙的友谊联赛，但还是可以窥见中方的实力的。台下的媒体记者纷纷上前采访，场上的那群年轻人双手互相搭肩，一个个露出真挚的笑容。

陈烬坐在嘉宾席上看着台上的一幕扯了扯嘴角，放下原本交叠的长腿，在一片欢呼声中悄然离去。

铅灰色的云层把天空压得很低，与远处的素白连成一片，陈烬随意地倚靠在窗台前，开窗打算点根烟。冷风沿着风口大面积灌进来，吹得裸露在外的肌肤忍不住战栗起来，陈烬却不为所动，神情冷淡地从裤袋里掏出烟盒。

“快点捋一下你这个狗毛造型，不然等下怎么见女神？”张意推

揉了揉队友一把。

一群年轻人顺势推门，打破了室内的宁静。

推门而入的众人看见立在窗口的陈烬，你推我揉的动作收敛了一点，纷纷主动打招呼：“烬哥好。”

陈烬站在风口，嗓音带了点沙哑：“这次表现不错，下次加油。”

“嘿嘿。”众人难得听到冷面寡言的烬哥的夸奖，摸着后脑勺害羞地表示下次会努力。之前被推揉的那位队员一脸惊恐地摸着自己的脸：“我的发型真这么硌碜吗？谁带了镜子，好不容易撞上女神采访我们，那可是《体坛周刊》，影响力巨大的一线杂志啊！”

“自己去洗手间照去。”张意又推了他一把，清了清喉咙，“我详细地给你们科普下这位女神啊。据说，她从全美最好的传媒大学密苏里毕业，毕业后在美国工作过两年，刚回国。她见证过大小赛事，采访了无数名人，言辞犀利，专业素养高，敢问别人不敢问的，也知道克制自己的表达欲……可惜啊，听说她是一朵沙漠玫瑰。”

一向不爱出声的陈克然说道：“好像叫什么池姜……”

张意左手抱着自己的帽子抵在腰间，脱口而出：“我觉得叫‘小甜姜’比较好听。”

陈烬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往窗台磕出一根烟来，随后弹开打火机，青蓝的火焰燃起随即又被风扑灭。如此反复，他干脆直接把打火机扔到沙发上，引得张意侧目。

张意狗腿地跑上前来，替陈烬点火。陈烬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颤抖，干脆把右手揣进裤兜里，低着头凑上前去将烟点燃，吸了一口又狠狠地吐出一口烟圈。

陈烬的嗓音比之前更为沙哑了，气场颇冷：“叫什么，小甜姜？”

张意发现此刻的气氛有些不对劲，又恨自己多嘴在这儿八卦，只得低低地应了一声。

池姜。

陈烬轻轻默念这个名字，随即那人的相貌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末了，陈烬掐灭了烟，拎着黑色外套离开了休息室。

“烬哥咋了？等下的采访，他又要溜吗？”张意一头雾水。

陈烬正打算离开体育馆的时候，主办方负责人跟上来不停地跟他道谢，大意是如果没有他这次的技术指导，中国队不会这么顺利地拔得头筹。陈烬只得停下来耐心应酬，简单地说了下最近的赛事安排。

两人正站在大厅的旋转门前低声讲话，男人身形高大，加上长得一副好皮囊，惹得女生纷纷侧目。

池姜这会儿正推着旋转门进来，她穿一件灰色的长款风衣，里面是一件复古的紧身毛衣，胸前的曲线诱人，下半身富有垂感的通勤烟管裤衬得她双腿笔直，妆容精致，独特又不失风情。

池姜这边正拿着录音笔，看到陈烬，顿时怔在原地。

世上最难的是什么？是近情情怯，日日夜夜思念的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让人不敢靠近，生怕一眨眼他就会消失。

陈烬的头发更短了，接近板寸头，眼神清湛，衬得五官越发凌厉。唯一没变的是他还是习惯穿款式简单的衣服，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套在身上，出于尊敬，因为身高原因他会微微俯下身子听别人讲话。

“陈烬。”池姜还是没忍住，站在不远处叫出声。

男人的眉头轻轻蹙起，很快又舒展开来，站在原地也没回头，耐心地听着主办方讲话。池姜咬了咬嘴唇，她放下自尊去喊他，得到的却是视而不见。换作五年前那个脸皮薄又傲气的池姜，早扬着下巴走人了。

池姜不死心，上前两步，声音带了几分颤抖：“陈烬。”

对方还是没回头。

池姜死死地盯着他，看着陈烬紧绷的下颌线以及半分不移的眼神有些灰心。

这时，主办方也注意到了池姜，讪讪地笑了几声：“感觉你们好像认识，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陈烬终于肯回头，平静无波的眼睛扫了她一眼，声音冷冽：“你好，初次见面。”

“你好，初次见面。”池姜平复了心情，伸出了手。两人的手虚握在一起，肌肤轻微触碰，让她忍不住战栗。没停留几秒，陈烬便放下手了。

“我还有点事，稍后再过来采访室。”陈烬冲他们微微颌首，接着两手揣进衣兜里，带着一股淡淡的烟草味，目不斜视地从她身边擦肩而过。

池姜将想要掉下来的眼泪逼回去，低垂着眼皮不知道在思索什么。五年未见，池姜回国后谁也没有通知，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尽快工作，她只是本能地逃避，害怕见到那个人，可也该料想到就两人的工作性质见面是迟早的，只是她没想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池姜曾经因为思念一个人长夜痛哭，设想无数个两人重逢的场景，也做过许多缠绵悱恻的梦，挣扎着醒来想要去见他。

这些都是关乎一个人，关乎陈烬。

可真正见到的时候，反而放大了自己心里的那份思念和煎熬。

陈烬是掐着时间过去的，他到的时候，那群队友刚好接受完采访，一个个笑得春风满面。

采访室内，摄影师摆好镜头，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池姜坐在陈烬面前，两人不过方寸之隔，安静得仿佛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陈烬，你好，作为这次中西击剑比赛的技术指导，你给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让中国队更有成功的胜算，请问你有什么想对张意他们说的吗？”

陈烬盯着镜头，大脑思考了两秒：“下次也要加油。”

池姜轻微咬了下嘴唇，继续问道：“请问你还是在役运动员吗？”

陈烬快速地瞥了她一眼，漫不经心地回答：“是。”

“据我所知，一年后会迎来一场盛大的击剑世界杯比赛，你会参加吗？”

空气静默，陈烬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极为紧张和渴望的表情，扯了扯嘴角：“不会。”

“为什么……”

“我只回答关于这次中西友谊联赛的问题。”陈烬面无表情地说道。

……

采访结束，池姜抬头望了下窗外的景色，点点灯火悬在树上，她匆忙收拾好东西，将采访稿塞进包里，打算回家整理出来，赶着出明天的版面。

这时，赞助商过来邀请池姜参加一场小型的晚宴，身后还站着C大的领导。池姜看着母校的领导在一旁，本该要拒绝的话却怎么说不出口，于是半推半就被拉去吃饭了。

池姜和同事一起坐上了领导的车，车子随即驶入拥挤的车流中。C大这两位教授并没有教过池姜，只是简单地询问了她在美国留学的情况，便把话题转向了枫城这几年的变化。

池姜有礼貌地应着，大部分时候都是心不在焉地看向窗外。枫城这几年的变化很大，高楼林立，比以前更具有现代化的气息，年轻鲜活的面孔也多了起来。高架桥拆了又重建，C大后面的小吃街也换了新的地方。

五年，一切都好像在快速变化着，让人惶恐得想要抓住什么。

晚宴定在市中心一家口碑极好的饭店，带着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里面装修贵气，洁净的地板铺上了厚厚的手工地毯，服务员正在大厅里热情地迎接他们。

到达饭店的时候，池姜走在最后面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还故意放慢脚步。推门进去时，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侧对着她。

陈烬将外套搭在椅子上，只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却依然能看见他身上有力漂亮的肌肉线条。陈烬大部分时候都在静静听着，偶尔点评一两句，极少发言。

原来的他毒舌且高冷，经常一句话能噎死队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习惯性沉默。

池姜被拉下就座，与陈烬一座之隔，她紧张到心怦怦直跳，尽量让自己眼观鼻，鼻观心。

推杯换盏之际，陈烬慢条斯理地挽起衬衫的袖子，手腕处那对熟悉的袖扣几乎要灼伤人的眼睛，可是他连半分眼神都吝于分给她。池姜埋头夹菜，食不甘味。

虽说在座的都是文化人，可人嘛，大多是肉食动物，一上了饭桌就得劝酒喝酒。池姜作为仅有的女性，免不了被一群人灌酒。

赞助商举杯笑道：“听说小池刚回来，这就当作我们给你办的简单的接风宴，希望不要嫌弃。来，我敬你一杯。”

池姜向来酒量不好，她将求助的眼神投向身侧的男人，却未得到回应。陈烬这会儿正在听一旁的领导扯新闻，嘴角淡淡地噙着笑，似乎不太关心她那边的局面。

池姜有些出神。

以前他们刚恋爱时，两人还没腻歪够就被众人拉去参加聚会，以

庆祝两人在一起。说是庆祝，其实有几个人是不服气的，想要给池姜一个下马威。

聊得尽兴时，有个队员大概是把陈烬当作偶像，一听闻烬哥被人收了，心里憋着一股气，也不管陈烬飞过来的眼刀，直接倒了三杯啤酒给池姜，扬言：“你喝了，我就认你这个嫂子。”

换作平时，池姜是不会去喝这酒的，不是酒量问题，而是她觉得，一个女生在饭桌上醉酒十分难看。她皱眉，但还是打算端起酒杯。这时，一只手臂直接挡了过来，拿起她面前的酒杯，陈烬淡声道：“我替她喝。”在场的无一不起哄鼓掌。

酒过三巡，池姜凑到陈烬的身旁，拉着他的手低声询问他好不好，陈烬眼里只有她，两人低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那人有些后悔，挠着头发大骂：“呸，我这是给自己喂狗粮。”

“傻孩子，你知道就好。”汤启鸣坏笑道。

赞助商看到池姜愣神，笑咪咪地喊了句“池小姐”，将她的思绪拉回来。

“谢谢，该是我敬您。”池姜接过酒杯一口喝下。众人见她豪爽的样子纷纷拍手叫好，除了陈烬，他冷着一张脸，看不出喜怒。

池姜也不矫情，心里憋着一股劲，遇上劝酒的，一边谈笑风生，一边爽快地把酒喝了。暖黄色的灯光斜斜地打在她仰头时修长白皙的脖颈上，脱了外套的她里面穿着一件复古针织衫，更为撩人。

在场男士的眼神几乎都已变了味，饶有兴致地看着她。陈烬言语冷淡，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只是握着酒杯的手青筋暴起。

池姜本身酒量就不行，被灌了几杯后一阵反胃，捂着嘴急急离开说自己要去洗手间。陈烬随意地靠在椅子上，手里不断地把玩着打火机，嘴唇抿成一条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方才灌池姜酒的那位赞助

商还咧着嘴想上前敬他酒，陈烬投去冷冷的一记眼刀，那人被他的气场震住，一时间僵在原地。

陈烬冷声说了句抱歉，拿起桌上的打火机走了出去。

池姜在洗手间里干呕了几下，用冷水抹了一下嘴唇。透过一层薄薄的水汽看见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色，想起刚刚陈烬的态度，真的如一把钝刀，将她的心脏来回地割，她不由得苦笑了一下，接着对着镜子细细地补起了妆。

池姜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扶着墙壁有些摇晃地往包间走，走到一半却看见那个高大的身影倚着墙在抽烟，指间的火光明灭。

她看着男人冷峻的脸庞，心里莫名地泛起了几丝委屈，特地挺直背脊，眼睛直视前方打算与他擦肩而过。

意外地，池姜经过他身边时，男人一把攥紧她的手臂，低沉的嗓音透着性感：“还能走吗？”池姜心里那股矫情劲上来了，一双盈盈的大眼瞪着他，上面还蒙了一层雾气：“不用你管。”

“你不是不认识我吗？”末了，池姜又添上一句。

陈烬舔了下后槽牙，声音听不出喜怒：“现在认识了。”

池姜差点没留几分眼白给他，作势自己摸索着回去，她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和行走的冷空气讨没趣。

陈烬也不生气，嘴角扬起好看的弧度，声音却带着强硬：“我送你回去。”池姜本想坚持几分钟的，可在他冷淡的眼神中还是败下阵来。陈烬依然穿着那件黑色的羽绒服，敞开拉链，大步向前走，穿过曲折的回廊。他有所感觉，发现身后那只乌龟行动缓慢，于是在无形中放慢了脚步。

忽地，身后那条小尾巴拉住了他羽绒服的一角，声音可怜兮兮的：“我的外套落包厢里了。”

陈烬闭了闭眼：“我给你回去拿。”

他几乎是硬着头皮进去拿池姜的外套，解释自己还有事需要先行离开，在一群人意味不明的眼神中拿着池姜的外套离开了包厢。

陈烬信步走出饭店，看见池姜正站在门口，眼睛出神地望着远处，有风吹来的时候，她紧紧抱着自己的手臂，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瘦弱。陈烬敛下心神，三两步走过去直接把外套扔她头上，瘫着一张脸：“穿上。”

外面冷风瑟瑟，寒星嵌在莹蓝的天幕上，发出微弱的光芒。池姜坐在陈烬车子里，背靠在椅子上，感到一阵头疼。

“你住哪儿？”陈烬问。池姜轻声报了个地址，陈烬一听，语气嘲讽，“换地址了？”

池姜轻“嗯”了一声，陈烬不再说话，认真开车。气氛一阵尴尬，池姜伸手点开车载播放器，一道温柔缱绻的女声响起：

Your fingertips across my skin (你的指尖轻滑过我的肌肤)

The palm trees swaying in the wind (棕榈树在风中翩翩摇摆)

You sang me Spanish lullabies (你为我吟唱那西班牙摇篮曲)

The sweetest sadness in your eyes (你的眼中映出甜蜜的忧伤)

I never want to see you unhappy (我不愿看到你的哀伤)

I thought you want the same for me (我以为你也一样)

Goodbye, my almost lover (再见了，我无缘的爱人)

Goodbye, my hopeless dream (再见了，我无望的梦想)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you (我尽力不再想你)

Can't you just let me be? (请放过我让我独自离去?)

.....

这歌词讲述的是一段无缘感情，也表明了对另一方的思念和无可奈何，池姜听得心烦意乱，直接把音乐关了。

车窗外霓虹灯在飞速倒退，像老电影里零碎的片段，池姜干脆靠

着座椅假寐。半睡半醒间，恍惚感觉陈烬把车停下了，他的手敲了敲方向盘，声音清冷：“到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池姜侧身想解下安全带，却发现怎么也解不开，原来是一绺头发缠进带扣里了。陈烬冷眼看着也不上前来帮忙，像是要揭穿她故意而为之的把戏似的。

池姜干脆从包里掏出裁纸的美工刀，毫不留情地直接剪掉那绺黑发，也终于解开了安全带。她气息不稳，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谢谢，天太晚了，我就不邀请你上去坐坐了。”

眼看着池姜毫不留恋地就要摔门离去，陈烬忽地两手扣回她的腰，让她重新坐回位置上，声音带了点疲倦：“抱歉。”

半晌，他又问：“好久不见，过得好吗？”

这句话真的适用于所有分手又重逢的恋人，以前她觉得俗，现在听到这句话，池姜不由得鼻头泛酸，但她还是打开了车门，酒劲还没散去，说话也大胆起来：“不好，因为你没有来找过我，一次也没有。”

车窗外的冷风如一头困兽呜呜地叫着，似声声控诉，又像上帝的叹息。有些事情，不要轻易去触碰，往事如潮汐，风一吹，就漫无边际地涌上心头，久久不能散去，让人疼痛不已。

五年前发生的事仿佛就在昨天。



002

我的凡·高先生

